



老兵孙福地和 他的战友们

方肇 著

LAOBING SUNFUDI HE TA DE ZHANYOUMEN

“老兵永远不会死去，他们只是慢慢地消失。”——麦克阿瑟
即使只是一群划过夜空的流星，然而他们的故事，总会有人感动，总会有人铭记。

老兵孙福地和 他的战友们

方肇 著

LAOBING SUNFUDI HE TA DE ZHANYOUME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兵孙福地和他的战友们 / 方肇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33-9681-8

I. 老…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1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开发区创新路 101 号 邮政编码: 100071)

开本: 690 mm × 990 mm 1/16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287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往事并不如硝烟

李 涛^①

硕果仅存的“一战”老兵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于2009年7月18日在睡梦中辞世,享年113岁。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这个老头儿,他住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家疗养院中,眼睛完全失明,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倾斜着,乘着轮椅,礼服上缀满勋章。

“一战”的时候,阿林厄姆做的是相当于空军地勤或技师的工作,战后,他回到老家,媒体说他走过了漫长、非常漫长而且硕果累累的人生之路。此话怎讲?

原来,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阿林厄姆对战争一直三缄其口。他认为,人们需要忘记过去向前行。直到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当战争的硝烟从人们的意识中褪去,他才开始说起曾经的流血、恐惧和死亡,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唤起人们对逝者的感恩。他撰写了回忆录《基奇纳的最后一名志愿者》(*Kitchener's Last Volunteer*),希望以此让年轻的一代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ey died for us.”(我想让每一个人懂得,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

阿林厄姆的回忆录在亚马逊网上标价15.29欧元,与其他一些重要的战争回忆录、研究著作一起为读者关注,也许很快中文读者就会有幸读到。而这个夏天,一位中国老兵——孙福地的自述却让我夜不能寐。

中国人男耕女织的这块土地,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闻硝烟,古今多少事,都付电视中,战争故事总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为时装戏、苦情戏侵犯的收视率。即便在鸟语花香的饭局上,话题不知怎么一转就“二野”、“四野”起来,顿时,你总会发现一些荷尔蒙、肾上腺素异动的化学反应。毫无疑问,说话的没有一个上过疆场,甚至未穿过军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战争细节的迷恋与对战术的

^① 李涛:文学博士,供职于上海某电视台。

研判。谁说为中国足球笑骂的，必须真的踢过前锋或后卫呢？

但事情也不是都那么绝对，眼前就有这么一位传媒界朋友，既踢球又能将足球评论做得活色生香，既飚车又能把赛车报道做得生龙活虎，剩下的时间，还能变身小说家娱乐大众。这就是《老兵孙福地和他的战友们》的作者方肇。

方肇的创作经历，算起来已经二十几年，初以诗名，而且出手就是当年文学青年景仰的《诗刊》。不过，在一个换工作都要脱层皮的年代，文学尚不能吃饭，出版业当然不是方肇这样的天才少年能够混迹的名利场，于是，青年诗人毅然投身商海。我至今记得一个全新领域带给他的兴奋，他从成都给我写信：“说不定哪天，你会在电视上看见穿着红马甲的我！”那时，他从事的是期货行业。

我有一个不怎么高雅的比喻：文学就如细菌，一旦感染，便难清除，往往终生为其折磨。顽固的文学幽居在方肇的胃部，也可能是别的地方，即便在他人生最不如意的辰光，亦未能去。与其伴生的另一种细菌，是他对战争传奇的迷恋，算起来，其历史之悠久还在文学之上，而细菌的源头是他的父亲，一位亲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内战的老兵。

期货这个行业说到底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前瞻，方肇从成都到海口，一路前瞻着，不只是红小豆、绿小豆、棕榈油的下一季，还包括了个人的未来。在跋涉中，他无意中发现，风化了自己青春的地图，斑斓之中，居然与数十年前父亲的履迹颇多重合。他最后在北京落了脚，开始向后看，父亲的形象从熟悉到陌生，又从陌生到庄严。

于是就有了小说《老兵孙福地和他的战友们》。

主人公孙福地的出场远不像我们在许多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帅”，而是头发花白，脸上有几颗老年斑，右手的指甲基本上都没有了，身上的衬衣也没有熨过，脚上穿了一双款式已经过时的运动鞋，简直就是谁家刚从农村进城串门的亲戚。更让人不舒服的是他的大嗓门，说起话来，整层楼都听得到。

人是环境的产物，孙福地的这些表现，与其说是他的秉性，毋宁说是几十年军旅生涯在他身上刻下的印记。但全篇读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老兵：他南征北战，受过伤、立过功，末了官拜副营，复员后也未获提升。他自己这样总结道：

我现在经常想我这一辈子，为什么就不行呢？你看徐惠滋上将，我是1947年底参加的，他是1948年10月打完锦州解放过来的，1932年生人，比我还小一岁。当时解放他过来他还不愿意，想回家种地去，后来也当了副总参谋长。人家怎么就提升得那么快呢？我怎么就提不上去呢？我想主要是我文化低，再一个就是一辈子也不会说个话，要不怎么叫“孙大炮”呢？直来直去，没心眼儿，有

炮就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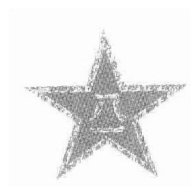
孙福地这种质朴的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但其实从他的言行看,他并不在意。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简而言之是一部战争史,我们看到的关键词只有两个——胜、败,此外就是一些蓝色、红色的箭头,伤亡与俘虏、战利品的数字。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军事家与将领们的韬略。对于官方的正史,这些的确都是重要的内容,但我们同时也需要了解普通军人的历史,也许这些才会构成宏大军事史动人的细部。

回过来说方肇的小说,具体的故事,读者诸君只要翻过这部书,自会看到,所以无须占用篇幅。我只想提醒读者,还是要把它当作小说来看,虽然它有时更像口述实录、纪实文学,作者甚至还引入了其他文本来“迷惑”读者,但我们不要忽视,方肇其人从懂事起,便听父亲讲述陈年旧事,后又遍读军史,总有考辨、创造、取舍。英国老兵阿林厄姆辞世时,我注意到美联社的消息中说老爷子自称长寿的秘诀是“cigarettes, whisky and wild, wild women”(雪茄、威士忌和极其放荡的女人),而吾国媒体则删掉这一句,变为“洁本”：“The trick is to look after yourself and always know your limitations.”(秘诀是要照顾好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极限。)所以方肇在移花接木中做了哪些手脚,就待细心的读者去发掘了。我能说的是,老兵孙福地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他又是无数个军人的汇聚,也许可以称为“真实小说”吧。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写:

那么多人走了,他活着,那么多的声音沉默了,他说着。陈树荣他们的声音,都集中留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有足够的资格粗声大气地叫嚷。老兵孙福地,就是一门大炮,尽管已经不会再開火,但炮兵的嗓门永远不会嘶哑。

中国老兵孙福地与英国老兵阿林厄姆没见过面,但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提醒人们牢记战争中无数人牺牲在战壕里、高空中或大海上了。

2009 年 7 月 22 日



目 录



序：往事并不如烟 / 李涛 1

老兵履历 4

第一章 “山寨版”的立功证书 1

第二章 偶遇教导员 10

第三章 山寨版战友 16

第四章 被日本人整惨了 22

第五章 当上民兵睡了一夜 34

第六章 弄虚作假当上兵 39

第七章 刀劈张国忠 47

第八章 伊承运在鞍山没了 53

第九章 枪毙赵金福 60

第十章 被国民党打了伏击 68



第十一章 炮弹落在脑袋上，没响！ 75

第十二章 陈树荣替我挨了一炮 80

第十三章 血染的辽河 88

第十四章 和平解放北平 95

第十五章 与毛主席擦肩而过 98

第十六章 伊承堂被枪毙了 104

第十七章 孙德宽死在了湖南 112

第十八章 见到军长吴克华 120

第十九章 冰河救战马，立功入党升官 129

第二十章 陈学勤开小差 134

第二十一章 老卢头儿淹死了 144

第二十二章 谈恋爱受个处分 152

第二十三章 锦州炮兵学校 161

第二十四章 当上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71

第二十五章 从朝鲜到西藏 178

第二十六章 抓了三个叛军侦察兵 189

第二十七章 一个排被土匪砍光了 199

第二十八章 一个与八个 208

第二十九章 一枪击毙大灰狼 219

第三十章 军长丁盛骂娘 224

第三十一章 造反派抢了军火库 232

第三十二章 离开了大炮的“孙大炮” 239

后 记 248

第一章 “山寨版”的立功证书

第一次见到老兵孙福地，是2006年的八一建军节。那天早上上班前刚跟我老婆凌小雨吵了一架，走进办公室时我表情一定极端恶劣，绝对称得上面目可憎，我知道自己的德性。

夏天的清早，青年大街两边法国梧桐树上的知了还没醒来，暑假里的学生都在睡懒觉，连带着整个世界也清静了许多。直到我忧心忡忡地走进民政局大院，一步不落地踩完36级台阶，上三楼左转进“优双”科，走到自己的座位前，才发现有个身板拔得笔直的老汉站在桌前等我。他的头发花白，脸上有几块不大明显的老年斑，身上的衬衣显然平时很少穿，叠出来的压线也没有熨过，看起来几乎就是新的，简直就是谁家从农村进城串门儿的亲戚。我注意到他脚上穿了一双款式已经过时但还有八成新的红色阿迪达斯运动鞋，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他儿子或者孙子因为不合脚而转赠的，穿在老汉脚上，跟他浑身的装束明显地极不协调，不过他显然毫不在意。当他把手里的小红本递给我时，我看到他右手的指甲基本上都没有了，他的手指头不能算有残疾，但是光秃秃的看起来很不舒服，像是没有了笔芯的圆珠笔。我觉得他应该让孙女给涂点儿指甲油，至少在楼下坐着打麻将时能够带来点儿好彩头。

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及不合适的心情状态下，我遭遇了老兵孙福地。

我对老兵孙福地有这样不大恭敬的想法并非无缘无故。首先，我跟几个高中同学在昨夜的麻将桌上狠狠地输了半个月工资，把口袋都翻过来了，后来下桌的时候，赢家又给扔回来了50块钱，说“自己打车走吧，就不送你了”。其次，

在早晨疲惫不堪地回家想睡个回笼觉时被老婆吵得头疼欲裂，她的咆哮甚至让我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谈恋爱时的依人小鸟，得喝多少袋三鹿牛奶才能在五年之内迅速进化成这般河东狮啊？我看着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有60厘米长，发现太阳都被她吵起来了，这觉肯定是睡不成了，于是夹着我的A货“萨池”小皮包去上班。为了防止到单位过早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怀疑，我只能走着去。我走了大约38分钟，来到辽阳市民政局大院时正好差2分钟9点，除了大学毕业报到那次，这是我前半生唯一一个没迟到的早上。

那时我刚刚调到优抚和双拥科一个月，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正如我接触的那些老兵讲起自己的经历，往往是在干了几个月汽车兵时，上面来命令，直接就调去当雷达兵了，兵与兵都是相通的，在战场上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或者杀人与被杀同时进行。我在民政局待了六年，马上都要“七年之痒”了，之前六年一直在老干部科，一年到头接触的都是那些自嘲为“棺材瓢子”的老家伙，眼一闭一睁，就是一天，眼一闭不睁，就是一辈子。我在大学里好歹也是个才子，那时候我老婆还是个佳人，但是我们这才子佳人一旦出了大学校门到了民政局，就如同孙悟空进了玉皇大帝的御马监，住着24平的房子，赚着跟街头看自行车的大妈同级别的工资，上菜市场从来没买过海鲜，见谁穿件阿迪达斯都得两眼发光地盯着研究个20分钟……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存状况。

老兵孙福地那时候光离休工资就已经能拿到三千多了，这是一个令我非常向往的数字。大概在三年前的三年前，省里发过一个文件，说是让各地统计一下，凡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立过一等功以上的老兵，从8月1日起按月发给100元的生活补助金。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我不大清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在这个科，来了以后也没见过那份文件，反正很多人都已经领了好几年钱了。老兵孙福地不知道为何消息如此闭塞，竟然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而这种事情假如自己不说的话，别人是根本无从通知的。他们立功的那个时代，还没有互联网呢。

“我们昨天不是聚餐庆祝八一吗？宏伟区武装部请的，摆了四桌整搞的，去年还五桌呢，这一年，又走了好几个，走一个少一个喽！以前我们这帮老家伙可能喝了，转业的时候我都喝过一瓶半，泸州大曲，还不醉。现在不行了，喝半两酒胆就疼，手指头还麻，血糖也高，越老越不中用了。”老兵孙福地这样表述他的开场白，嗓门大得连四楼的局长都能听得到，但是逻辑实在很混乱，唠叨了半天，我还没搞明白他是何许人也，今天是来开什么证明还是来砸场子的。

顺便说一句，酒也是我老婆的仇家，跟哥们儿在路边的烧烤摊喝两瓶啤酒本是我的最爱，由于青天大老婆变本加厉的管制和事后没完没了的吵闹，我早已经远离了那种把啤酒当凉水喝的幸福生活。老兵孙福地一说到喝酒我就都

闷：上次握着啤酒瓶吃烤串是几周之前来着？

“喝酒的事情就先说到这儿吧。昨天是7月31号对吧？今天才是八一呢。”我漫不经心地纠正着老兵孙福地，并不想跟他随声附和，所以这种对话很有些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

“以前景大肚子比我能喝，他现在行了，儿子有能耐，逢年过节净给买茅台五粮液。他就说，每个月还多给100块钱呢，说他是一等功，我们那时候叫大功。我说我也是大功，怎么就没这100块钱呢？景大肚子就说，人家都有啊，立过功就有，都有，整搞的。他就说你赶紧拿军功章去市里民政局问问吧，我怕来晚了这事儿过去了，连夜翻腾，总算把本儿找出来了。幸亏以前搬家没给扔了，这要是找不到了，以后留给后世子孙个念想都没有了。”

老兵孙福地仍然高声大嗓地嚷着，我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收拾文件，看似挺忙，实际上脑袋却在溜号。昨天网上有消息说张玉宁将加盟澳大利亚的一个什么队，我认为这是他最差的一次转会，在赔了263万之后，他已经接近破产了。说起来这是个没有王法的“比较文学”，按我的智力，很难找出其中的价值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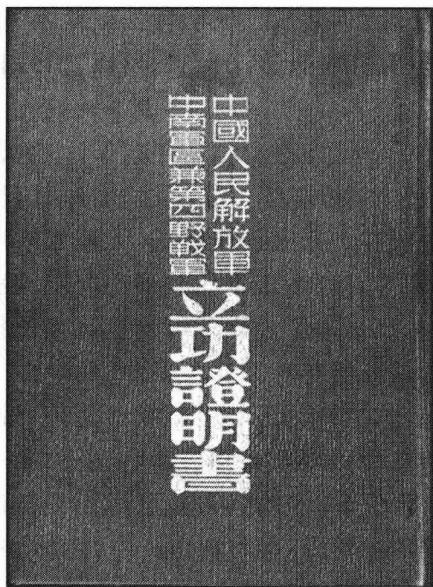
1. 球员张玉宁踢过国家队，开车撞伤副驾驶座上的人，赔给队友263万，根据申花队的工资标准和他的出场时间，大概一年白干了，还得吃不喝外加偷税漏税。

2. 老兵孙福地立过大功，每月应享受人民政府补助100元，每年12个月，如果不计利息，给上2200年才能凑上张玉宁的赔偿标准263万。如果他想提前开始享受这份优待的话，那就不是跟着林彪打解放战争了，而应该是跟着刘邦打楚汉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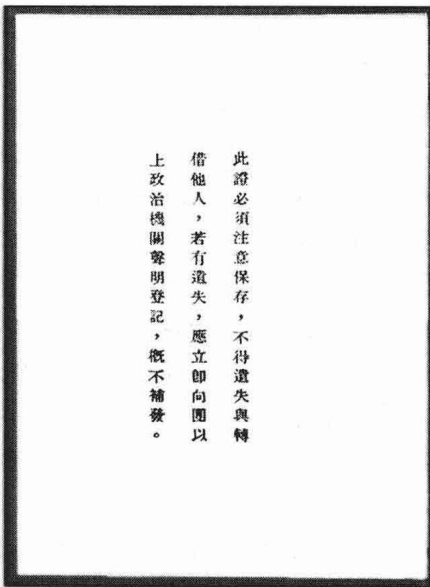
3. 本大才子我，上过大学，毕业6年，每月工资加补贴1550元，如果个人收入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年递增10%的话，不吃不喝不娶媳妇不包二奶不养老人孩子我需要工作28年才能挣到263万。这个数字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原来哥们儿也是个未来的百万富翁啊！

后来老兵孙福地把他的立功证小红本递过来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很有可能是个“忽悠”。我推测，老兵孙福地在某个老兵聚会的场合听说人民政府现在每月给立过大功的老兵发放100元生活补助，于是他就按照电线杆上“专业制证”的号码找人做了一个，反正现在也查无对证，而且他本人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履历和部队番号都对得上，怎么也穿不了帮……总之，他很有可能是个真老兵假功臣的浑水摸鱼者。

看他的立功证书，籍贯、姓名等都对，格式与其他立功老兵以前留下的复印件也相似。封面是红色的，写着那个时代的繁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翻开扉页，是一颗简洁的红色五角星，中间是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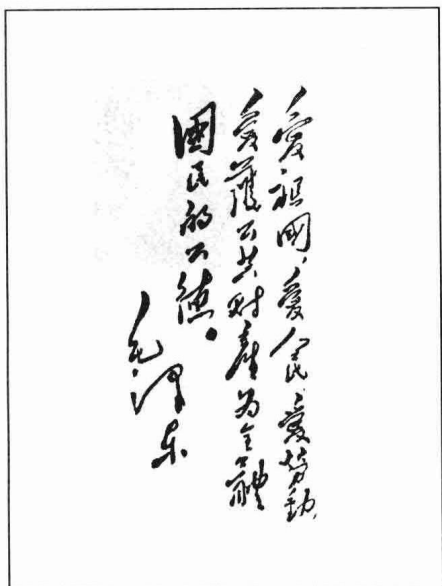


立功证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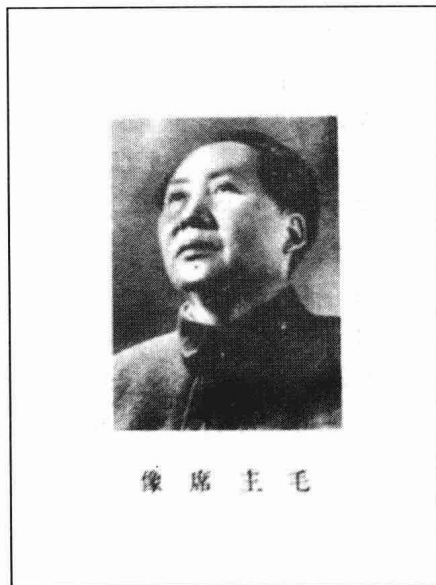


立功证书之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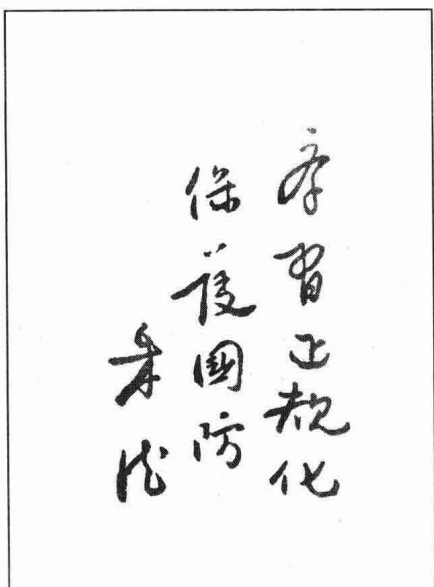
的“八一”。在一张极薄的半透明纸下面，第一页是仰角拍摄的“毛主席像”，镜头似乎对着毛主席的下巴，这就不那么慈祥了，不知道是哪位专业的高人给拍的。毛主席像后面印着他龙飞凤舞的行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众所周知的“五爱”何以在此变成了“四爱”？说来话长，这是当年毛泽东匆忙之中给《新华月刊》写错了的题词，想不到还能看得见。30年后，当事人胡愈之曾经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检讨书，专门解释了“爱科学”被遗漏的前因后果。第二页仍是一张超薄的半透明纸，是有点儿类似火车司机打扮的“朱总司令像”，双眼炯炯有神，原来朱老总也是个美男子啊！照片背面也有题词：“学习正规化，保护国防。”为什么不说“保卫国防”？第三页已经在“9·13”之后撕掉了，据说原来是“林司令员”像，不知道这位四野林总当时留下的墨宝如何。有意思的是，后来我查了查所有到民政局办理相同手续的立功证书复印件，统统没有林彪这一页，全撕了。可以想见，在“文革”后期如果有人胆敢不断会是怎样的下场。第四页是“功臣像(相)片”，年轻时候的老兵孙福地可谓英俊潇洒，与眼前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相比，脸小得多，眉眼基本没什么变化，五官线条极为柔和，似乎半个多世纪前的人长得都是那么没棱没角的。一直翻到第五页，才进入正题。



立功证书之毛泽东题词



立功证书之毛泽东像



立功证书之朱德题词



立功证书之朱德像

部别：军直炮营一连
 职别：副排长
 原名：(未填)
 现名：孙福地
 年龄：22岁
 性别：男
 籍贯：辽东省庄河县七区太平岭村
 家庭成分：中农
 社会成分：农人
 现在成分：(未填)
 何时何地入伍：1948年1月于本县
 何时何地入党：1949年12月
 备考：(未填)



立功证书之功臣像(相)片

翻了一遍，我发现了这样几个疑点：

A. 老兵孙福地自称立过一大功、两小功，但是证书上记载的却是两大功、一小功。这个世界上我只听说有人把小功往大了说的，还没见有人把大功往小了说的。如果自己都记不清楚，那是很说不过去的。

B. 老兵孙福地自称在41军南下作战中立功，但是颁发证书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填写立功事迹的却是“41军文化速成学校政治处”，而功臣照片上加盖的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政治部”的公章，三处显然不相一致且互相证伪。

C. 立功事迹语焉不详。第一次是“1949年8月积立大功壹次”，“功绩摘要：进闽南下行军中表现积极能吃苦”。这就很让人怀疑了，就算是真的，都很有走后门突击发奖的嫌疑。第二次更离谱——“1952年10月积立大功壹次”，“功绩摘要：文化学习中表现了勤学苦练、成绩优良，能帮助别人。”我觉得这种事迹最多能评个班级三好学生。

D. 更可疑的是，在下一页，还有一个小功——“1948年(无)月(无)日积立小功壹次”，“功绩摘要：工作积极能代(带)头完成工作任务”。就算立功事迹是真实的，也断无先在1949年立大功再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948年立小功之理。

E. 那个所谓的学校政治处应该只是个团级单位，而大功的批准单位至少是师政治部，这是规矩，也是常识。而且加盖的公章特像“唐朝政府元首李世民公派留学天竺国大雷音学院首席代表玄奘法师”那份通关文牒上的胡萝卜印章，

功臣簡歷									
部別	姓名	現名	籍貫	家庭出身	何時何地入黨	年齡	性別	職別	備考
華北總局一連	徐德化	徐德化	遼東省莊河縣七區太子廟村	中農	八四年十月	二十八	男	副隊長	
				社會成份	何時何地入黨				
				現在成份					

立功事蹟

一九四八年八月

功蹟摘要：

一九五二年十月

功蹟摘要：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政治部

立功证书之大功记载

立功事蹟									
部別	姓名	現名	籍貫	家庭出身	何時何地入黨	年齡	性別	職別	備考
華北總局一連	徐德化	徐德化	遼東省莊河縣七區太子廟村	中農	八四年十月	二十八	男	副隊長	
				社會成份	何時何地入黨				
				現在成份					

立功事蹟

一九四八年八月

功蹟摘要：

一九五二年十月

功蹟摘要：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政治部

立功证书之小功记载

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

我在翻阅中不时用余光偷偷打量老兵孙福地，他尽量作出若无其事的表情，但是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焦急。毕竟这是三年前（2004年八一节）的文件了，过了这么长时间，能否还接受登记都搞不清楚了。我在民政局混了将近五年，当然明白“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的道理，假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什么战斗英雄也不能给你补，政策就是政策。再者说了，您当年出生入死打天下，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功臣吧？

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老爷子，人家都有军功章，跟立功证书配着发的，您怎么没拿来啊？”老兵孙福地一愣：“没给过我啊！当时行军打仗那么忙，到处跑，上哪弄军功章去？本来说过后给补发，人家不给发，咱还能真去跟领导当债要啊！”

我正愁怎样拒绝呢，他倒给了我一个充足的理由。我想，您这山寨立功证书八成是找高人做的，我也不戳破，也不认可，找个其他理由把您拒了还互相不伤面子，岂不皆大欢喜？“老爷子，我跟您说啊，咱们这个事儿是有，2004年八一建军节省里下的文，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文件精神传达的，每个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的人民功臣每月补助100元，是有这么个事情。但是这个登记时间已经过了，如果您能拿来跟证书配套的军功章或者找到原来部队的战友或者到总政去查到底档、开来证明，我就帮您跑省里办手续，高低把这事儿替您办成了。您看，今天是不是先回去准备准备？”

为了表示“诚意”，我还特别提出，让档案室秘书把老兵孙福地的立功证书逐页复印存档，一旦可以办时，不就方便了吗。看得出来，老兵孙福地有些失望，但是在我滴水不漏的答对面前，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我看他转身往外走，似乎意犹未尽的样子，怕他从此以后，天天到我这来上访、落实政策，这种老革命谁惹得起啊。也是一时冲动，我那嘴就习惯性地比脑子快了半拍：“老爷子，人家那些立大功的，都写着抓多少俘虏、缴多少支枪、消灭多少敌人，您这个事迹是不是太简略了点儿啊？”

老兵孙福地本来嗓门就高，这下总算找到了出火的方向，立即冲着我来了：“你他妈废话！老子是炮兵，你说老子一炮打下去消灭了多少个敌人啊？哪个是老子那炮炸死的？哪个是你那炮炸伤的？你他妈站在旁边给老子数着啊，整搞的？”

老兵孙福地大嗓门一嚷，我悔得肠子都青了，白挨一顿骂不说，影响还小不了。果然就把高副局长给招来了，“老首长老首长”地叫了二十来声，连拉带拽把他劝去了自己的屋子，也没关门，我在这边黑着脸听得真真的。原来老兵孙福地打算明年到自己从前战斗过的地方走一遍，沿着四野南下的路线，一直到

入藏平叛，沿途凡是有烈士陵园的地方，就躺着他的战友，自己年龄也大了，趁着还走得动，想再去看一眼，以后恐怕时间、体力都不够折腾的了。

老兵孙福地：“那些老战友，几十年没见了，万一能找到家人，我能空着手去啊？本来我好多年前早就有这个心，可是经济上实在不富裕啊。这一次，要是能补发我三年多的生活补助，不就有了四千多块钱了。真要是见了哪个战友的遗孀、孩子，我不得给拿几个钱啊！”

高副局长：“那可不大容易吧？当年一个部队的战友，现在可不好找了。”

老兵孙福地：“全中国，遍地都有我的战友。这么说吧，17岁我当兵的时候，只认我一个村徐屯出来的是战友，邻村的差了十里地都不大认。打完锦州，只要遇到庄河县的老乡都亲得不行了，见个面啊，说不完的话！到南下的时候，我们154师的，都是我战友。现在，快80岁了，回头看看，凡是当年四野打过仗的，上至野司林、罗、刘，下至牵马挑担的小兵，那120万人，统统都是我战友！”

老兵孙福地的声音从高副局长的屋里传出来，让我突然有所触动。谁的朋友不是朋友，咱们年轻人同学一场输了麻将还要给你50块钱打车呢，人家老战友见面，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看他的装扮就知道空顶着个“革命老干部”的荣誉称号，家里生活也不富裕，说不定孙男弟女一大帮，都是“啃老族”呢。想到这儿，听他说话也逐渐不生气了，我赶忙到高副局长屋里去道歉。

“老爷子，您别生气，我比您儿子还小呢，不会说话，您是老前辈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多担待啊。等哪天有时间，我请您喝酒，您再把当年打仗时的英雄事迹给我们讲讲，也让我们受教育。”一番好话说得八面玲珑，高副局长也在一边帮衬着，老兵孙福地立刻阴转晴了：“我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只是沧海一粟，真正的英雄，都躺下了，没活到今天！”嘿，他还真不客气，还知道沧海一粟，我点头如鸡啄碎米一般连连称是，心想这老兵看起来也是念过书的人啊。

后来高副局长表态，说一定要去省里，帮他把这笔补助费重新登记、申请下来，说得越诚恳，老兵孙福地越客气，最后老头儿干脆一跺脚，走了，不要了。我心里又一次冒出个念头来，是不是怕到省里查到底档，当年没他这么个立功事迹啊。不过这一次想归想，我没敢再说出来，我再缺心眼，也不能一个上午捋两次虎须吧。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老兵孙福地的战友找到了，而且还是我给找到的，而且我还发现了同样的“假”立功证书。